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經四

暫 苦反 擊竹革牋
謫 反 調竹革牋
臘 官反 擦渠月形以戒反
懶 渠反 形以戒反又

糴

池吊

敝昌兩

古紅反

釭

古双反

悅

捷昆

館

勑林反

滿

渝 羊朱反 波音浮

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全吳鄉第伍保佳浦東居住奉

佛女弟子劉氏八三娘子行年四十一歲八月建生謹
發至誠心施淨財恭入

積沙寺大藏經坊刊造法苑珠林第七十四卷所集
功德祝獻

諸天三界万靈十方真宰行年本命元辰一切聖衆發
生歡喜之心仍乞保祐身宮康泰福壽增添二嚴俱備
吉祥如意者

寶祐二年閏六月日奉 佛女弟子劉氏八三娘子謹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之三

經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邪淫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呵欲部

姦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
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

褒姒之慄晉獻亡家竇麗姬之罪獨角上上
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
爲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
且地水火風誰爲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
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
欲牽人墮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
臭處流溢遍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
陰旃旆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
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
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
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浦空山臺上託雲雨
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
之氣迥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
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豈知
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内外俱空須臾散滅舉
身不淨合體無常方奔溝渠以充螻蟻凡是
衆生有此邪行乖楚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
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婬業六趣

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爲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
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眼則滋多 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經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爲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刃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狀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齒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尔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爲受味

卷七十五

二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
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
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
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尔時爲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草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爲好
汝脅肋著芥 不淨如屎篋 外好如畫瓶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養以珠瓔珞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若人欲染空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
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
性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
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

朱林七十五

三

間第二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優填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

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

種不淨於諸衰中最重火刀雷電霹靂
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詭妖
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憎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娑羅弥網 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爲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乳子經尼乳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
頭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四日內募索有能
訶我女醜者便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

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
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
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余身不著細滑是
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
視色耳聽音鼻覲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
此之者皆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

薩可色欲法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出間之衰禍凡夫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

朱廿七十五

四

矣凡夫重色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鉄質寸斬鋒鏑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告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喻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園渺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剝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愚而穢之不爲

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好邪姪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姪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奸僞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

朱廿七十五

五

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襄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

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志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顏色裏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余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余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髡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經云皆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涸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二郎卒爲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涸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往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

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余又舊雜譬喻經云皆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廻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張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非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卧女人復吐正朱林十五
六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

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爲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

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鄉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

未林三十五

七

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已女人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佑客常入海採寶是佑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佑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佑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余佑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

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熟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慚恥

感應緣略引十
二驗

漢時有談生冥婚恠

晉時有盧充冥婚恠

晉時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晉時有張世之冥婚恠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時韓伯子等拍廟女像冥婚恠

宋時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時王彊仕妬殺妾冥報恠

齊時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恠

唐時歧州王志冥婚恠

唐時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

雜

朱林十五

八

夕不卧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飭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脣已下肉如人脣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貧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万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爲女婿表其兒爲郎中右一驗出晉時有盧充

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
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麈便射之射已
麈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趨之不覺遠去忽見
道北一里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麈
到門中有一領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複
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

朱七十五

九

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
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
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歔
無復辭託崔便勒內廬郎已便可使女郎莊
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飭竟崔語充
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
拜時爲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
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
養勑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
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
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襆
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分別甚悵恨今致衣

一襲被縕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
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
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浮
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
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
又與金銢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含英未及芳

中夏羅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銢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

詣市賣銢異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銢還白大

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銢
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
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笞我姨姊少府
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銢著棺中可說
得銢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賣還白母
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

朱七十五

十

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銃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古鑑神記出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古鑑神記出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壯之伐爲郡壯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殿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書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殿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出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恠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尔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卧殿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經朱士十五 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馮了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晰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擒上

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
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
生日尚未至遂往殿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
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
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
飯一盤清酒一升釀其喪前去殿十餘步祭

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兒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
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
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
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
盡來選吉日下禮婢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

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
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右二驗出
讀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

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
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
乃其婦也形兒莊飭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

遂引共卧言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
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
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
無餘罪正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
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
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

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
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
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宋咸寧
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
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
朱七十五
經十一
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定配戲弄之即

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
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日悉相
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徃相問而果各
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
罪乞哀又俱夢蔣俟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
顧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

時並亡古此一
志旌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爲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勑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詎逆便勑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祫絹裙紗衫褲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

後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簪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古此一
搜神記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之深便忘恕嘗在齊內使愛妾治髮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攤私遊奴即往攢捉而此人言嗔汙媠便迹進走奴還白之奐謂弥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狂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尔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

將軍曹道剛領齊伏兵收奐奐子虜素稱凶
剽及女胥殷叡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
勒恐爲奸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
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虜遂取與官軍戰虜
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奐
斬之時人以爲妾之報也

右二驗出
黠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
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
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
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鍾擣鐵曰也於是
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
曰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
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
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
杵當今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
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
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樑上住陳氏

朱子十五經

十四

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
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
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
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
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
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
焰大猛内外狼狽俄尙自滅茅茨儼然不見
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
何挑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
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
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黴月餘而
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黠祥記

唐顯慶三年岐州

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
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
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士停一房
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粧飾華麗具申
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
上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

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爲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別留爲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义當還令給衣馬莊東同歸將爲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棄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遍瘻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誥卷七十五

說向臨云是某從兄

古一報記出

妄語部第七

此部別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僞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經百憂惄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

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寔由妄語也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膾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飲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厭爲好名聞而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

朱林十五

十六

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鬼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瘡啞瘞殘百病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大神所棄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己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

經朱林十五

十七

又正法念經闍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况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義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

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

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
也不尔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
去是下賤若兩眼人去是一眼並得妄語又

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燄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鳴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爲他所誑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經五

奴_反祥里

嬪_{呂支反}

鑠_{舒灼}

鉢_{芳扶}

剗_{剗苦}

捨_始

反憾_{胡紺}

既_{音救}

睢_{七余反}

又歎_{香衣}

懨_{居朽}

裕_裕

剗_{甲反}奴_也捺_{私列反}狎_一羊_殺笞_五之_虎

齋_反慢_也也_反獨_一牛_殺笞_五之_虎

狼_{補妹}悼_{徒到}黠_於檻_力殮_反

犬_反到_反黠_於檻_力殮_反

狗_反到_反黠_於檻_力殮_反

狗_反到_反黠_於檻_力殮_反

狗_反到_反黠_於檻_力殮_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之四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憚撰

惡口部第八

_{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
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
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